

山是大地的脊梁(上)



文學漢林



天下每一座山都有自己的名字。但並不是每一座山都是「名山」。

有的山，名字響亮，意味深長，卻並不一定是在享譽天下的「名山」。比如我家鄉的「獅山」「象山」「幕山」，顧名思義，這是三座分別像獅子、像大象、像大幕的山。但它們除了在當地的30多萬鄉親們心中居於重要位置外，並沒有更多的人在意它們的存在。

而有的山，名字聽起來非常一般，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卻是名聞遐邇、譽滿全球的「名山」。比如令我們安徽老鄉無比自豪、像是這山就坐落在自家後院似的那座「黃山」。儘管有人說這「黃」並不是簡單的顏色描繪，而是「黃帝」老祖的那個「黃」，大有來頭和故事。但聽起來卻真的是一般般，不能先聲奪人。不過，這並不影響它的名氣，不耽誤它衝出皖南，走向全國，進軍世界。崇拜者捧它「黃山歸來不看嶽」，「黃」壓萬「青（山）」，妥妥的「山大王」！

咱中國幅員遼闊，地形萬般狀態，有大川深谷，更不缺名山高山，且不說擁有奇峰峻嶺、錦繡風光的東西南北泰、華、衡、恒四大名山，更有被儒釋道各家奉為聖地的尼山、九華、武當、齊雲等各座山頭。它們歷經歲月滄桑，始終為眾生敬仰，為眾生膜拜。端的是山山嶺嶺皆豪邁啊！

我到過的名山不多。細細算起來，泰、黃、武當、峨眉、青城，雖都去過，卻不曾久留細看，不過走馬觀花，到此一遊。人說好看、壯觀，雲如海松如濤，我便跟着說「人如海上行，攀枝逐浪潮」。匆匆一瞥，難以得到更深的體會和感悟。

許是生長在皖南山區的緣故，我從小就對山有着深厚的感情，把山當作最親密的朋友。特別是在還沒有上學接受規範的文化教育之前的幾年時光裏，我以為天下各處皆山，沒有山的世界是不存在的。雖然此後的學習糾正了這一幼稚的認知，但山在我心中的地位卻始終難以撼動，以至於後來的若干年裏，我去平原地區出差公幹，方圓幾百里，極目遠眺，一馬平川，沒有一座像樣的山頭，看不到連綿起伏的蒼翠，我心中竟有幾分的不適應。只有看見了山，心裏才踏實，情感才有所依附。不知其他



生於山區的朋友是否有像我一樣的心態。

算起來，我第一次走出家鄉皖南山區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具體地說，是1979年9月5日，父親帶着我搭乘一輛運煤的解放牌卡車，從西門口58號出發去往一百多公里外的繁昌縣，由那兒我們父子轉乘寧銅綠列車，傍晚時分到達南京。幾個小時後的凌晨兩點，我孤身進入由上海開往成都的82次特快列車，36個小時後，抵達此行的終點站成都。此行不僅讓我成為四川大學的一名新生，而且也把我的目光從一座座青山轉向了更開闊多彩的世界。我第一次從山區到了平原——成都平原。而讓我當時並不十分有感覺的是，我這第一次出遠門，就翻越了在地理意義有着重要位置的天下名山秦嶺山脈。這巍巍秦嶺，也無意間壯了我的行色。

那年我17歲。在群山的懷抱中生活了10多年，突然要走出去，離開它到幾千里外的一個陌生的地方讀書生活，在一舉考中大學且是全國重點大學的喜悅興奮之餘，我的心中多少還是有些戀戀不捨。不捨得遠離父母兄弟姐妹親朋好友，更不捨得離開家鄉的山山水水。幾年前，我在散文《懷念一條河》中抒寫了對母親河青弋江的懷念，在散文《故鄉青山入夢來》中，則吐露了心頭對家鄉青山的愛戀。文中還用較多的筆墨描寫了當年那種複雜的情緒。我想這也是每一個人初次離開家鄉遠行時共有的心境吧。

我的特殊則在於不能想像一個地方連山都沒有。好在所謂的成都平原也並不是一眼望去一馬平川，而且離成都也不遠，就有道教聖地青城山，再遠一點，還有峨眉山。知道了有這些山的存在，我心裏踏實了許多。巧的是，似乎是安慰我這樣從山區不遠千里而來的外鄉人，紓解我對於遠方的家鄉、遠方的群山的思念之愁

查理森

之苦，第一個學期，系裏就組織我們年級搞了一次考察調研活動，而地點竟然就是青城山。這也是我第一次登上了比家鄉的那些山要高很多的山，也是第一次見到了山上有氣勢雄偉、雕樑畫棟古建築群的山。它給我上了「山外有山」的生動一課。

三

山是讓人敬畏的。山也是人可以依靠的。「靠山」一詞就再清楚不過地表達了這個意思。在山區長大的我，更知道山的存在對人的意義，知道人是如何從一座座青山上獲得資源，來幫助自己把日子過下去。

家鄉的地貌特徵是「七山二水一分田」，山佔了地表面積的三分之二多，芸芸眾生要活下去，就只能是多多地向山要資源，向山要生活了。家鄉的山並不算高大。地理分類中把這些山算作黃山的餘脈。雖是「餘脈」，但似乎從來也沒有享受到作為名門家族的紅利，沒有吸引世界的目光，不過是以一個「餘」字當了回望族的親戚而已。話又說回來，也好在如此，這些高高低低的山脈，才避免了來自外界的各種打擾，在滄桑歲月中穩居一方，和身邊人一代代守望相依，並經年累月默默地奉獻着自己的一切所有。

家鄉的山上有豐富的物產。春天，有竹筍有茶葉，有爛漫的花朵；秋天，山上有山楂有毛栗，有甜蜜的果實，是為山珍。山上有樹，有竹，可做棟樑，可做燃料。山，就是這樣無所不能，一併解決了人的溫與飽。更不必說山還孕育着一些有特別價值的樹木。比如青檀，這是製造宣紙必不可少的原料。也正是家鄉的山上生長了這麼一種特殊的樹種，才派生出了名揚中外的千年壽紙。也讓家鄉有了天下獨一無二的驕傲。

山裏人世世代代、生生死死都和山有着分不開的關係。人活着時，無休無止地向青山索取各種資源，山是糧倉，是寶庫，是人活命的希望。人死了，唯一的歸宿仍然還是青山。早年間常聽老人自嘲：沒幾天飯好吃了，快要到山上去了。話語間流露的是對生死的看淡，也是對山的一往情深。入土為安，在山區就是葬於青山，在山的懷抱中長眠。

四年前，我的母親以93歲高齡辭世。她們那一代人對山的情感更為厚重。她辛勞的一生中有很多時間是和山有關的。像許多家庭一樣，

那個時候，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東西需要從山上獲取。靠山吃山，自古以來就是世所公認的生存邏輯。母親是在33歲時才生了我，而當我長到10多歲，多少能算個小男子漢的時候，她已人到中年。一般來說，這個年紀的女人，體力精力都開始走下坡路了，更何況在那個物資貧乏、根本談不上養身保健的年代？有不少她的同代人彼時已顯老態，可我記憶中的母親，在那個階段卻仍然是一個彷彿不知道疲倦辛苦是什麼，只知道幹活、做事的勞動者，沒日沒夜，不是在廠裏忙，就是在家裏忙，幾乎一刻也不閒着。

廠裏沒活兒的日子，母親就去城東戴家沖一帶的山裏，或打柴，或尋些野菜野果。出門時，或一根扁擔，一把柴刀，一根繩索，回來時，肩上擔着粗細間雜的柴火；或一隻布袋、竹籃，一把剪刀，一副手套，回來時，布袋竹籃裏是滿滿的毛栗野果。我剛讀中學時，偶爾會跟着她上山，去撿拾一些乾柴、松毛，或採摘（打）一些毛栗子。雖然我年經許多，但在山上總是跟不上她的步伐。上了山，母親有了所向披靡的能量。枯枝乾草，野菜野果，都成了她的俘虜。下得山來，她挑着擔子走在前面，我拎着竹籃緊隨其後，那一刻，我眼裏的母親就是一座移動的山。

進入21世紀後，母親步入古稀之年。而父親卻沒能堅持到新世紀，在1997年夏天永別了我們。按照傳統習俗，我們將他的骨灰葬在了戴家沖的山裏，讓他在大山深處安息。父親的離去讓母親精神和身體都很受打擊，但總體上看，她老人家身體還很好的。只是怕有啥突發情況，所以我們不再允許她再做上山去拔竹筍掐及採茶葉等類活。她雖接受了我們的要求，但天氣好的時候，還是時常去湖山、象山、戴家沖一帶轉悠，不上山，也要望望山上的風景，或許還會回憶當年向山要生活的日子。望山望水的漫步，倒也讓她精氣神都好了不少。看她的身體情況，我們兄妹及親朋好友都樂觀地憧憬着為她老人家過百歲大壽。誰料三年口罩災難，給她的身體帶來了極大的打擊。偶感風寒便一病未起，彌留之際，念叨的還是「要到山上去」了。2022年8月3日清晨，她老人家駕鶴西行。我們也遵她所願將她的骨灰葬在了戴家沖的山上。從此，她和早地一步上了山的老伴——我的父親便永遠地合眠於這青山的懷抱了。也讓我們的心頭從此再也放不下這座山。（未完待續）

深秋的湖面(外一首)

林釗勤

秋水慢慢澄淨
褪去盛夏渾濁
岸邊薄冰初生
蒙一層淡白

枯葉靜靜漂浮
封凍在薄冰之上
如同天然琥珀
封存秋的殘影

風從水面掠過
冰面紋絲不動
只有葉尖輕顫
接住風的問詢

野鴨早已遠行
湖面歸於空寂
水波慢慢平復
時光安靜下來

落葉歸根
保潔掘開淺坑
把黃葉掃入坑底
一層落葉一層土
踏實再澆上水

樹上還在飄零
落葉絡繹奔赴
他低聲和樹商量
今年埋好等來年

腐葉沉進泥土
消解所有枯黃
化作養分沉潛
供養枝桠生長

起落循環往復
沒有真正告別
凋零也是奔赴
等候下一輪青綠

時代詩行

蒼耳

李昌浩

物，它都會輕易地黏上，絕不脫落。就像一個無主的孩子，緊緊地拽住大人的衣角。把它帶到哪兒，它就在那裏扎根發芽，繁衍生息，蒼耳子有着獨特而強悍的生存之道。

每一種植物，都有自己獨特的生存本領。蒲公英的種子帶着小傘四處飄飛，蒼耳不會行走，但它的種子卻能去到很遠的地方，因為不經意間它會黏住人和動物，蒼耳是懂得借力的植物，如同每個成功者都懂得借力。出身貧寒、運氣不佳、資源短缺等，這都不是你的錯，但你要懂得借力的技巧。三國時的曹操就是借力的高手，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東征西伐，很是威風。開口「吾今奉明詔前來討汝」，閉口「孤近承帝命，奉詔伐罪」，於軍閥混戰中大大佔了道義上的便宜。

蒼耳也是一味中藥。典籍記載：「蒼耳，植物，一年生雜草。可入藥，味苦辛，微寒濕，有小毒。」古人喜用中草藥入詩、入聯，若將蒼耳子當上聯，下聯就是白頭翁，恰好兩味藥。

「采采蒼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真彼周行。」《詩經》裏的蒼耳，是那站在原野上，把自己站成一棵樹的思婦，那眼神似乎望穿秋水，那濃濃的思念如那葳蕤的草木，如蒼耳周身密集的尖刺，一心勾住遠行的良人。

筆尖故事

黃鸞旻

「一饅在手，天下我有。」可可說這話時，揚起手，掌根一轉五指打着旋兒慢慢握攏成拳，彷彿世界抓進了她掌中一般。可是我朋友，正宗河南妹子，此刻她正帶着我在鄭州的二七路上覓食。不是餓了，而是專為領我大街小巷尋河南美食。我們中午吃過了河南燴麵，再早前吃了炒麵，還有羊湯。

她說：「我記得這裏有家做烙饅的攤子。」我才知道，她說的一饅在手的饅，名叫「烙饅」。七拐八拐地進了個巷子，竟真有個劉記烙饅。老式鑄鐵鏊子支在爐上，老闆娘手起杖落，麵劑子轉兩圈就成了薄圓片，「啪」一聲貼上去，幾秒鼓泡，麥香混着微微焦香竄出來。另有一個男人，大概是這家的男主人，手裏拿了根一尺長左右的竹具在翻面，問了才知那竹具叫竹批，翻面的專用工具，這東西輕便還不燙手，在男人手裏聽話得很，一翻一挑，一張烙饅就出鍋了。兩人配合默契，手下不停，不一會兒，就疊起一摞烙饅。我眼睛都看花了。

我問可可：「這明明是餅嘛，我們那邊就叫餅。這裏怎麼叫饅？」「估計饅聽起來更抵餓。」她調皮地回了一句，頓了頓又說：「老輩傳下就叫饅，都叫了兩千年了。」

我這才知曉，這小小的鏊子，竟承載了中原大地兩千年煙火。中原是麥子的中原。河南居黃淮沃野，冬小麥連天接地，磨出的麵粉養過汴梁宮闈，也養過汴河船夫、豫東農夫、鄭州巷口的小商販。烙饅不發酵、不奢華，冷水和麵，鹽增筋性，醒透，擀開、上鏊，幾分鐘一張——它天生屬於「家常」：省麵、省火、出數快，邊烙邊吃，一個人擀、一個人翻，就能供一桌子人。

登封宋代壁畫墓裏，已有女子持兩頭尖擀杖擀皮，另有人持物翻餅的「烙餅圖」；甘肅魏晉墓壁畫裏，鏊子的身影更早。中原人用鏊子的時間，比我們以為的要久得多。

在河南巧婦不是會做菜，是能擀一張圓，烙饅是家常。河南鄉下老話：「烙饅捲辣椒，越吃越添膘」「烙饅省，蒸饅費，常吃油饅要賣地。」前半句是饑，後半句是脹。



●饅已融入了中原人的日常生活

但真正考手藝的，不是捲什麼，是擀和烙。麵要「三光」：麵光、手光、盆光。醒麵讓麵筋鬆口氣；擀杖兩頭尖，中心一推、周圍一旋，核桃大的劑子轉出尺許圓月，薄能透木板紋，卻不容易破。鏊子中間微凸，火大焦糊，火小剛硬，翻餅靠一尺竹

AI繪圖批，「三翻六轉」裏全是分寸。過去中原鄉村，烙饅是主婦的「考場」。媳婦進門會不會過日子，不先看炒菜，先看擀饅：圓不圓、薄不薄、疊起來裂不裂、涼了硬不硬。姑嫂搭夥、夫妻分工，一人擀、一人烙，灶前說閒話，筐裏碼滿月——烙饅這件事，本就是中原家庭裏的「協作儀式」。一張饅裏，有麥香，也有人情緣連。

接下來才是捲，一個捲字將河南性子道盡：容，才捲得下萬物。春捲香椿，夏裏荊芥，秋捲土豆絲，冬包醬豆。鄭州攤上捲鹵蛋、海帶、烤麵筋；豫東農家散散子、捲麵炕辣椒、捲韭菜炒雞蛋；開封人拿它捲「貨菜」——綠豆芽、黃瓜絲、粉條，澆醋蒜汁和小磨油；夜市裏煎醬肉絲、孜然羊肉、小酥肉，也都肯往裏鑽。這很像中原人：不端着，不炫技，什麼都能容，什麼都能扛。

烙饅是中原人的「軟容器」。麥收前青黃不接，一張烙饅捲點兒野菜就是一天口糧；麥收後新麵下來，一張烙饅捲蒜薹，是夏天的開頭。在外的河南人，行囊裏總要塞兩張家鄉的烙饅，不是擔心外面吃不飽，是有了烙饅，心裏便有底。

離開劉記的時候，可可又買了兩張，捲的菜裏有荊芥：「給你帶路上吃，捲個荊芥，醒神防暈車。」荊芥是河南鄉間最野的香草，和烙饅一樣深入河南人的心。

自古食之一道講究「吃得美味、吃得科學，也吃得有來路」。烙饅的來路，是黃河淤出來的土、冬小麥的根、鐵鏊子的熱、主婦手上的勁，和中原人「有啥吃啥、吃啥都行」的活法。

所以「一饅在手，天下我有」，不是狂話，而是實實在在的日子。世界太大，中原人並不急着征服它；先支起鏊子，和好麵，擀一張圓，捲一碟小菜，把春夏秋冬、故人遠客、清苦與豐年，不慌不忙地——兜住。